

ZHONGGUOZUOJIA

中国作家协会主办

XIEHUIZHUBAN



首届鲁迅文学奖 获奖作品丛书

中篇小说卷

(下)

华文出版社

I217.1
105
:2

中国作家协会主办
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

中篇小说

(下)

陈建功 编
陈昌本

华文出版社

总 目 录

-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鲁迅文学奖(资产新闻杯)
1995—1996 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
获奖作品名单
-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鲁迅文学奖(资产新闻杯)
1995—1996 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
评委会名单
- 当今多门类文学实绩的一次大检阅:鲁迅文学奖
(资产新闻杯)1995—1996 年各单项奖评奖
揭晓
- 张韧:文学运行的轨迹
- 获奖作品目录

获奖作品目录

父亲是个兵·····	(1)
“小的儿”·····	(61)
挑担茶叶上北京·····	(135)
年前年后·····	(213)
涅槃·····	(263)
天知地知·····	(325)
没有语言的生活·····	(393)
黄金洞·····	(435)
天缺一角·····	(539)
双鱼星座·····	(605)

天 知 地 知

刘 恒



刘恒，北京人，1954年生，现供职于北京市文联。主要作品有长、中、短篇小说《黑的雪》、《伏羲、伏羲》、《狗日的粮食》及电影剧本《菊豆》、《秋菊打官司》等。

李来昆属虎，比我大四岁。1950年夏天一个日子，他的双亲去玉米地里锄草，母亲说累了，父亲说再锄一垄，母亲说歇歇吧，父亲说再锄一垄！父亲锄得正欢，母亲却哎哟一声躺下了。然后，李来昆就从容地爬了出来。他躺在田垅里，沾满了泥土和草叶子，哭声像一只找不着家的老鸱。父亲把他塞进干粮袋儿，拎着挎着回了槐树堡，几只狗围上来，父亲就把干粮袋儿顶在头上了。路上跟人借火，烟叶太湿，费了两根火柴也点不着。父亲躲到树后头，用两条腿夹住李来昆。好不容易点着了，转过身来，发现几只狗在街里狂奔，裤裆里的干粮袋儿却不见了。父亲大声问，我儿子呢？没有人能够回答他。只有一个站在墙头上的女人嘻嘻笑着，说快看，狗嘴里叼的啥。父亲噢一声扔了烟袋追上去，乡亲们也跟着追上去，槐树堡顿时鸡飞狗跳，陷入一片少见的混乱之中。一只狗穿过牲口棚，不小心把干粮袋掉在马槽里。另一只狗叼起来接着跑，接连飞跃了羊圈和猪圈，见麦场上有人，一着急窜上了粮食垛，又从粮食垛上了房顶。人们蹬梯子爬墙，追上房顶，那只疯狗竟然凌空跳了下去。李来昆在空中像老鸱一样哭着，露出鲜嫩的小脑袋，像一只刚刚剥了皮的粉色的兔子。他和狗掉在一大堆麦秸中不见了。

那个年代，男人和女人都很辛苦，也格外勤劳，把孩子生在地头，生在碾道旁，生在砍柴的路上，不是什么新鲜事。比较奇

怪的是一群狗叼着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孩子，房上房下地乱跑，一群人翻跟头打把式，却怎么也追不上它们。场面无法想象，接下来的情景更让人难以忘怀。人们翻遍了小山一样的麦秸，就差一根一根数了，却只找到了一条空荡荡的干粮口袋。父亲嚎啕大哭，像个老娘们儿。他已经有五个女儿，他唯一的儿子让狗叼走了。他说我不想活了老子不想活了！好心的人们拿着镐头，在麦秸堆四周寻找可疑的洞穴，不时象征性地刨几下，吓得老鼠们四处乱窜。妇女们围上来拍打父亲的肩膀和后背，说儿子丢了嫂子还在，好好干，不出一年又该你笑了。实际上，五分钟以后父亲就笑了。一个乡亲听到鸡窝里有老鹅叫唤，纳闷它是怎么飞进去的，伸手一掏便掏出来一块沾满了鸡屎的嫩肉。他不知道院子外面发生的事情，以为自己遇见鬼了，撒腿往街里跑，大叫不好啦快来人呐！

李来昆不承认老鹅的事。一有乌鸦飞过就急着辩解，说你们听你们听，怎么可能呢！我们也认为不可能。但是李来昆承认腿上、屁股上、后背上以及肩膀上的疤痕是狗咬的，脑袋除外。他头顶上有一些细碎的白斑，很像狗的牙印儿。他说这是躺在鸡窝里让母鸡给铍的，跟狗没关系。不管跟哪个畜牲有没有关系，我们一群人光着屁股站在小河边的时候，只有他是伤痕累累的东西，别的家伙都显得过于光滑了。他整个人就是一条大疤痕，横在水面上，像一条翻着肚皮的鱼。你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幸运的人，一个逢凶化吉的人。

这样的人怎么会死呢？

狗嘴余生之后，他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危险，顺利活到九

岁。不幸的是父亲馋上了白酒，母亲又生了三个弟弟，自然而然地需要一个出气筒。他既然有那么多疤痢，再添几个也不要紧，酒瓶、擀面杖、锅铲等等便不时落在身上。所以，给他造疤痢的不光是畜生。他说这个是狗咬的，那个是狗咬的，就比较可疑了。但是他该不该揍呢？槐树堡的乡亲说该揍。我们清水铺的乡亲也说该揍。他几乎干遍了男孩子能干的调皮事，小到往别人头上放毛毛虫，大到往邻居家的腌菜缸里拉屎，拉完了还搅活，让人看不出来。山谷里经常响起父亲的骂声，瞎了眼的狗哇，你不嚼了他，给老子留着干啥呀！一边骂一边追，手里有什么扔什么。有一回扔出个蒜白子，没打着李来昆，倒把街边一头毛驴给砸蒙了。

九岁那年夏天，槐树堡发了泥石流，死了几户人，剩下的逃到清水铺避难。有亲戚的投奔亲戚，没亲戚的住在小学校和供销社，李来昆一家找不着地方，又不太受欢迎，就住在操场北头的土戏台上了。操场一片汪洋，足有一腿深，戏台子像个孤岛，正在风雨中沉没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李来昆。他蹲在水边看雨，像一只呆鹅，黑黑的脸，凸凸的眼睛，一脸傻相。外祖母指着他叮嘱我，别跟他玩儿，千万别跟他玩儿！我问怎么了？她说他是个烂眼子货呀，小心他往你头上拉屎！李来昆拉屎不挑地方是很有名的，不过跟后面的事情比起来简直算不上什么了。

那天早晨雨没有停，远远的听见有人破口大骂，瞎了眼的狗哇，你不嚼了他，给老子留着干啥呀！我溜出去看热闹，发现李来昆正在操场上划船，父亲在后面追他，教室的窗口和门口聚满了哈哈大笑的人。水淹到腰眼儿，可能也喝多了酒，父亲怎么也

追不上他。眼看要追上了，儿子举着笤帚一吓唬，手又缩了回去。李来昆缓慢地划过操场，兜了半个圈子，突然拐入街中的小河。他父亲跌倒在校门口，可能踩着树坑了，脑袋半天才浮出来。李来昆停了一会儿，见父亲呛得晕头转向也没忘了骂人，就放心地沿着满街的雨水顺流而下了。那是小学校的门板，漆着白字，我和另外七八个孩子纷纷爬上去。路上翻了一次。在拐弯的地方又翻了一次。翻了几次之后，船上只剩了李来昆、我和另外一个人。他用鼓眼睛瞪着我，让我很不舒服。他说你知道你娘为啥把你生出来？我说不知道。他又问另一个孩子，你娘把你生出来凭的是哪一条？那孩子也不知道。他说让我告诉你吧！我们的小船刚好漂过工作队的后窗户，里面有吹口琴的声音，呜呜的。那些话听起来很神秘，也很单纯。

“你爹往你娘屁眼儿里撒了一泡尿。”

他说完船就翻了。我爬起来回家去，把他的话向外祖母复述了一遍。外祖父在一边听着，抬手给了我一个大嘴巴。我五岁，李来昆九岁。他的启示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不过事情还没有完。李来昆偷了工作队的口琴。人家打着手电查了半个村子，最后查到了小学校，把睡得迷迷糊糊的李来昆从被窝里揪了出来。他说我没偷，啥叫口琴，我没见过口琴，口琴啥样儿，没偷就是没偷！雨越下越大。工作队像一群落汤鸡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父亲已经看明白怎么回事，大叫你偷没偷？李来昆一愣，胳膊和腿立即被揪住了。工作队连忙劝阻，越劝父亲越来劲，脑袋一热，就把儿子横着从戏台上扔到水里去了。瞎了眼的狗哇！工作队不明白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是什么意思。他们等着李来昆从水

里爬出来。但是他再也没有从大家希望的地方爬出来。扑通一声巨响过后他就不知去向了。人们在水里摸他，在街里找他，在山坡上亲切地呼唤他，都没有用。不知何处传来口琴的呜呜声，再一听又不见了，过一会儿又呜呜地响起来。那一夜清水铺的人都没有睡好，雨下得太大了。后悔的父亲带着哭腔儿叫到天亮，来昆，回呀，来昆，回呀！给死人招魂一样。外祖父说回个屁，让大水冲走了小狗日的才好哩！天亮不久，从西边传来隆隆的声音，房子和炕都跟着动，接着锣声就响了。乡亲们撤到后山，站在雨里往远处看，原先淌着洪水的地方现在淌着泥石流，许多房子那么大的石头在泥槽里往下漂，漂得很慢。又听到了口琴呜呜哑哑的声音。李来昆的父亲在人群里找他的儿子，喝得红头胀脸，说见我儿子了没有，见到来昆了没有？泥槽越来越宽，村外那棵老槐树笔直地竖在泥里，慢吞吞地划着弧线，一点儿一点儿漂过来了。李来昆的父亲醉了，淌着眼泪，说来昆调皮是调皮，可从来不偷东西！他朝工作队的人大声叫唤，我们李家人祖祖辈辈没拿过别人家的东西！正在纠缠，李来昆的母亲尖叫了一声，孩子他爹！他在树上！天呐！

他确实在树上。他不仅在树上，他还吹着口琴。不知道是着了魔，还是吓傻了，他像骑驴一样骑着一根树杈，一点儿也不把正在发生的事情放在眼里。这样子使村里人受惊却激怒了他的父亲。他父亲怪叫着奔向泥槽，我们都以为他痛不欲生要拼死把儿子救出来。想不到他一下接一下地朝那棵老树甩起了泥巴。他气晕了。

“狗日的！真是你拿啦！你妥妥死去！把口琴扔过来！给老

子扔过来！”

李来昆放下口琴，没有扔过来，而是学着父亲的样子朝岸上甩起了泥巴。父亲甩了十几下，连儿子的毛儿也没沾着，儿子只甩了一下就糊住了父亲的脑门儿。

李来昆一举成名。

清水铺的老槐树流到五岭峪的村口不流了，站住了，从此茁壮成长，成了人家的标志。五岭峪离清水铺三十里，李来昆从树上爬下来慢慢往回走，走进小学校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。两个搭伴上厕所的女老师用手电筒照着他，不知道这个满脸满身泥巴的人是谁。他吹了一声口琴，毗着白牙笑着，两位女老师就相继跌坐在操场的湿地上了。没有人相信他还活着。因为没有人相信那棵树会成精，竟然一直竖着不倒。父亲惊得说不出话来，连打他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工作队出于同样的原因，不仅把口琴送给他，还教他吹出了动听的曲子。我们走在大路上，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，等等。人们向奇迹屈服了。在李来昆坏得流脓的身上突然开出了鲜花，让别的孩子又羡慕又嫉妒。我们不明白这些奇迹是怎么回事。清水铺派人到五岭峪交涉老槐树的所有权，没有成功。派去的人说谈不拢就砍树，人家说砍树不行，有本事把树移回去。人们渐渐地不提这棵五个人也抱不过来的老槐树了。人们提的是另外一件事。一个正在被泥石流卷走的孩子，隔着七、八丈远朝他父亲甩泥巴，一下子击中脑门，让老东西半天没有爬起来！这是怎么搞的？这孩子是什么东西？他是什么做的？他是怎么想的？他是人吗？这件往事勾起了乡亲们长久的兴趣，什么时候提起来都津津有味儿，却永远也找不到答案。那个坏小

子是不可思议的人。

他击中父亲之后就吹着口琴远去了。

这样的人怎么会死呢？

李来昆十岁上学，十四岁就辍学了。其间死了母亲，是脑瘤，一种很高级的病。还死了一个姐姐，重感冒。先发了几天热，刚要治就抽疯了，死得很不高级。后来一个弟弟也发热，赶快治，拼命治，却落了大脑炎后遗症，下场似乎比死还要差些。家里又添了一个白痴。整天醉醺醺的老白痴更贪酒了。那时候父亲给生产队放马，经常醉倒在山里，闹得不是自己下落不明，就是马下落不明。李来昆不只一次进山找他，看见他倒在自己的呕吐物中，满脑袋都是蚂蚁。一个儿子面对这种情景能有多少选择呢？李来昆又开腿，往父亲脸上撒尿。尿毕竟是有限的，所以那张肮脏的脸从来没有干净过。这种情景让外村一个羊倌碰上了。

“干啥呢？”

“尿他。”

“尿你爹？”

“尿的就是他。”

“找死！”

“他找死！有尿么？”

“有。干啥？”

“帮我尿他！”

蚂蚁们一哄而散，那一回洗得比较干净。后来李来昆就厌倦了。对一个酒鬼来说，几泡尿顶不了什么事。既不能开导他，更

不能解救他。尿无非是尿罢了。李来昆不再读书，顶替父亲进山放马，从此老白痴就不是醉倒在山里而是频频醉倒在村街里了。

李来昆不喜欢学校，却喜欢识字。他在这方面很有天赋，能够随意阅读手边的每一页带字的纸张，包括密密麻麻的报纸。他放马时背着带双祥儿的布口袋，里面装着干粮和换钱用的东西，季鸟壳、蛇皮、山桃、榛子，还有一个包着旧手帕的口琴和一本包着粉色点心纸的字典。字典很旧，用橡皮膏粘着。他说是语文老师送的，别人和家里人觉得更像偷的，但是也没有证据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坐在山坡上一边吹口琴一边查字典，似乎是与过去很不一样的一个人了。

我们很少见到他。他偶尔到清水铺来，在山边的小河里给马洗澡，也给自己洗澡。这成了我们小小的节日。我们乐意光着屁股跟他泡在同一条河里，因为他是名人，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。吸引我们的除了一身疤痕，还有他的早熟。他给大家训话，先模仿鬼子的司令官，一眨眼又换成另一部电影中的老政委了。他说尸体的尸下面加一个上吊的吊，是什么字？我们不认识这个字。他说请打开字典第九十二页，我给你们配插图。

“在尸体上吊着，懂了么？”

他挺着小肚子的怪相把大家乐坏了。不管他认识多少字，不管他口琴吹得多么好听，他还是过去那个拉屎不挑地方的人，用外祖母的说法，是一个坏人。我们可不这么看。我们都盼着他出现在山边小河的岸上。他太有趣了。我们要像他那般有趣就好了。但是，我们命里注定是一些无趣的人。

1965年秋天，李来昆参加了民工队，去筷子岭修公路。不

计工分，结现钱，每天一块两毛五。可以打三斤散装白酒。父亲让李来昆谎报年龄，又反复叮嘱他，一块二是我的，五分钢蹦儿是你的，少一分我要你的命。父亲整天醉得不醒人事，在钱上可一点儿不含糊。李来昆不动声色地答应了。他告诉姐姐们，一块二给家里，五分的零头儿赏给老白痴喝酒，说完就背着一把口琴、一本字典、一个圆珠笔芯和一双大姐给缝的布袜子上路了。

他平生第一次出远门。他自称十七岁，身高却不足一米六，体重只有九十斤。他在工地上像一只猴子，在工棚里像一只鸟。起初有人想欺负他，结果吃饭在饭盒里吃出异味儿，一钻被窝发现脊梁底下有水。当然不是水，那是英雄的李来昆故伎重演了。不久大家便知道，他就是那个在泥石流中漂了三十多里地并且击中父亲的怪物。有善良的民工对他说，幸亏是一块泥巴，换一块石头就麻烦了。他说不知道能打上，要不换一块石头多好，哪怕换一块木头呢，不麻烦，一点儿也不麻烦！

“打上他就别想喝了。”

他一边说一边真的捡起一块石头。他的凸眼睛使劲瞪着，浑身的大疤痢小疤痢让人胆战心惊。那些打算拿他当猴耍的人睡不着觉了，他们怕睡着了让他把脑袋切下来。这种混小子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？

民工队的领导喜欢听他吹口琴，很器重他，不让他推石渣夯地基而让他看仓库了。别人看仓库老丢东西，他一来仓库里东西越来越多，直到别的民工队找来，人们才知道这小子本事有多大。钢钎、安全帽、铁丝、油毡等等就不用提了，比较奇怪的是三辆手推车和一台三十五马力的柴油发动机，外带两桶柴油，每

桶三十公升。他是怎么从人家眼皮子底下弄来的呢？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感到奇怪。他起初不肯说，后来就笑了。他说别晚上去，得白天去，趁人多的时候去，好让他们帮着往车上抬，关键是别当回事，就跟搬自己家的东西一样。

“抬完了，他们还帮我往车上捆呢！”

领导们更器重他了。不仅让他看仓库，让他在仓库里吹口琴、翻字典，还让他出板报、敲钟，让他在喇叭里念广播稿。他在广播站的抽屉里翻出了一本大跃进诗歌选，对着字典翻了三天，就在喇叭里念起自己写的诗来了。

革命民工志气高，开山修路上山腰，
白天黑夜拼命干，一颗红心冲云霄。

考虑到他一个月之前还在山上放马，他的处女作几乎是一个奇迹。人们恐怕小瞧了那本缺了页的诗歌选。那时候，全县的有线广播站分区联网，清水铺的人和槐树堡的人都听到了这首诗。他父亲对儿子的声音感到恼火，认为儿子在放屁。老白痴在街里对着小喇叭跳脚，大骂闭你娘的嘴吧！开支了也不给老子送酒钱来！李来昆没有闭嘴。他念了三遍。念最后一遍时到了虚张声势的地步，还有点儿油滑。日后他用类似的腔调念了自己攒的下一百首诗，过分的时候一次广播念三首。他榨干了那本诗选。他文字上的能量像火山一样喷发，通过一个个小喇叭隆隆作响，给人一种乌烟瘴气的感觉。他成了工地有名的诗人。他还差一点儿成为更加有名的诗人。不过那是后话了。因为套播的时间有限，

只有不多几首诗传到清水铺和槐树堡。乡亲们发现酒鬼的儿子不光会写诗了，还成了油嘴油舌的家伙。他们一点儿也不奇怪。他过去拉屎不挑地方，现在仍然如此，只不过改成革命的顺口溜儿了。

飒爽英姿铁姑娘，推车拉土工作忙。

两根辫子朝天甩，一双眼睛放红光。

这叫什么玩意儿？乡亲们表面竖着耳朵，心里很愤怒。每天放狗屁能挣一块多，让人想不通。不能提，一提心眼儿小的乡亲会气得发抖，忍不住要把小喇叭捅下来，像捅马蜂窝一样。我的外祖父不生气，却非常刻薄。

“放红光？母狗才放红光哩！”

外祖父一针见血。工地上没有女工梳辫子。梳辫子的姑娘在广播室，就坐在李来昆身边，嗓音沙哑，口齿不清，一念稿子所有新旧喇叭一块儿加重噪音，听上去比诗人差得远了。她的脸是另外一副样子，漂亮，白净，不管看谁都带着惹是生非的笑容。她说弟呀，李来昆立即脱口而出，姐！她说吹个洪湖水吧，他把口琴往嘴里一塞就赶紧浪打浪了。她二十岁，跟二姐同龄，比二姐可快活多了。她是岭南人，名声不好，来到工地还是名声不好。李来昆不管这些。她轧不轧姘头，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？他很想得开。他想火候不到，火候一到，自己说不定也能轧一轧哩！

1966年11月，一个雪天的下午，李来昆和大辫子念完了广